
韩素音自传

伤 残 的 树

我的父母和童年

董乐山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朱志森
封面画、封面设计：钱月华

Han Suyin
The Crippled Tree
Jonathan Cape
Thirty Bedford Square
London 1968

韩素音自传
伤残的树
Shangcan de Shu
我的父母和童年
董乐山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148,000字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80,000

书号 11002·619 定价 0.90元

目 录

中译本前言	1
-------	---

第一章

玛格里特仅存的家书	1
周家的发迹史	15
父亲生平的回忆	22
在正统的天地里	34
漫游在往事中	37
青羊官中闻到血腥味	39
达春投奔了孙中山	43

第二章

为修铁路去留学	52
一篇作文引起的风波	56
在新加坡剪辫子	62
初登欧陆见闻	65
你是中国王子吗?	69
在巴黎谈革命被传讯	78
爸爸见到了孙中山	84

第三章

从照片中寻找玛格里特	86
妈妈初恋的自述	92
丹尼斯家族种种	99
“罗密欧和朱丽叶”新篇	104
“一寸相思一寸灰”	110
我是中国的儿媳妇	116
家道中落的周家	118

第四章

梦境开始幻灭	126
玛格里特老了十年	133
总工程师无事可做	137
不懂英文谋职难	145
我家有两扇门	148

第五章

妈妈眼里的大女儿	152
海澜的夭折和我的出生	155
车厢里的徬徨	163
妈妈在灯下说的故事	166
罗萨莉心中的秘密	170
在信阳逃军阀难	177
招待基督将军冯玉祥	182

第六章

又添了一个小妹妹	185
北京的人力车夫	188
动物为什么不能上天堂?	198
抢救一个老乞丐	203
什么叫“赤党”?	210
圣经与现实的距离	214
初识唐保黄	220
罗萨莉的幸福与痛苦	224

第七章

成长中的自白	234
罗萨莉的伤心事	242
爸爸教我中国书法	250
公主女儿的故事	255
在谭公主家作客	259
聚散无常的朋友	266
从欧洲回来的哥哥	272

第八章

军阀手里的北京城	290
北伐声中的希望	294
孙中山出殡的那天	297
蒋介石是什么人?	299

哥哥向妈妈道歉	306
三叔来京谈四川	309
明天我将长大	313

第一章

玛格里特仅存的家书

亲爱的爸爸，亲爱的妈妈，

今天我不会有时间给你们写很长的信，因为昨天晚上来了土匪，厨子给砍了脑袋。他的脑袋还在花园里，因此我关上了窗。小家伙长了痱子，哭个不停，可是我弄不到爽身粉，请你们寄两打听装的来，在英国很容易买到。我也只好不用紧身胸衣了，你们要是见到我，是不会认识的，我整天穿着拖鞋走来走去。

钢笔蘸到了墨水瓶里的残渣，在歪歪斜斜的字体上拖了一条污迹，弄脏了最后一个字。玛格里特*终于憋不住了。

“够了，够了，”她大声叫道，“我已经受够了！”

* 玛格里特，作者母亲的名字。——译注

她把椅子往后一推，双手按紧太阳穴。眼泪从她几乎没有睫毛的眼眶里悄悄地流下了瘦削的双颊，她哽咽着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够了，够了。我的上帝，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收拾行李，我马上就走。”

这话她已经反复说了多次，这些年来，成了老一套了，以后还要反复说。但是她还是继续留在中国，无法毅然决然地离开，过去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一直到三十年后一场最后的大变动，代她作出了抉择。

她的四周是肮脏的泥墙，在苇席做的天花板上，夜里耗子窜闹的时候就有泥块掉下来，脚下是泥地，在窝陷的铁床前面铺着一块破烂的毛毯，摇篮里的孩子在号哭着，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昏昏欲睡，麻木不仁的感觉。她四周这个庞大而陌生的国家就是这样一片麻木不仁，比陷于敌人重围还要憋人，比真空还要空虚，使得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成了一片沙漠，她在这个沙漠里跟自己作对，囚身在人堆里面，囚身在麻木不仁肮脏的环境里面，在一个无边无际的大耗子笼里面来回踱步，这只耗子笼是她当初被爱情牵着走进来的，如今这爱情已成了号哭不停的孩子，已成了肚子里的另外

一个孽种，成了厨子的脑袋，挂在关紧的窗户外面的一根木桩上，招得苍蝇嗡嗡乱飞，下面是她丈夫两个月前栽的西红柿，已经垂着一丛丛绿色的小果实了。

“够了，够了。我收拾行李，我马上就走。这次可是到了头了。”其实她是很想尝一尝新鲜的西红柿的。

她走到床边，把皮箱从床底下拉出来。双手都沾了尘土。尘土，尘土，到处都是尘土。什么东西都是脏的，你就离不开污秽。她刚打开箱子，就把它丢在那里不顾了，放在地毯上好像一个张着嘴的坟墓。“走，走，”她弯下身来对着号哭的孩子说。“别哭了，听到没有？你再哭我就——”话还没有说完，她就把孩子一把抱起，乱亲乱吻起来。“我的宝贝，我的宝贝！”在羊毛披巾上，在孩子的很难洗的白色毛衣上，她的手留下了污迹。

花园里传来了笑声。

“他们又来了。愿上帝罚他们下地狱。又来了。”

在外面，在挂着脑袋的小花园的篱笆外面，那一批人又站在那里，一边笑着，一边指着这个外国女人住的房子，指着那个脑袋。那些女人沾满尘

土的头发梳成小髻，垂在脑后，那些孩子有的站着，有的抱着，成群的苍蝇围着那些女人嗡嗡飞，另外有一个老头，两三个年轻男人。他们身上穿的都是那无处不在，看了使人心烦的蓝布，尽管颜色有深有浅，各不相同，但仍旧象制服一样唬人。他们都在笑着，指着那脑袋，好象是西红柿地上的一个标帜，指着那个外国女人住的房子，她一出现，大家就哗的一声笑开了。

“笑，笑……你就是把他们剖开肚子，他们也还是会笑！畜牲，畜牲！”她扶着打开的门大叫起来。“畜牲，蠢货，把你们的脑袋都砍掉，傻瓜！”她做了砍脑袋的手势，把门砰的关上，天花板上又掉了土，头顶上一阵嗦嗦，是一只耗子窜了过去。

外面，笑声在她叫骂的时候停了一下，这时又响了起来，这次笑声是直接对她的，不只是对木桩上菜花一样的脑袋了。

“洋鬼子，洋鬼子，洋鬼子。”

孩子们都这么叫，一边笑着，一边模仿她砍头的手势，有的在尘土中间跳啊蹦啊，有的把面孔紧紧地贴着篱笆，等她再开门，等这个不可思议的女人再发作，叫喊一些不可思议的话。这是他们永远不会厌倦的游戏。孩子们整天在花园篱笆外面

等着，留恋不走。

玛格里特冲回到桌边，钢笔又在纸上嗖嗖地写了起来。字迹朝一面倾斜，越写越往下倾，等到写满一张时，左边还有半寸空白，而右边已经写到底了。

“……我再也忍受不住他们的笑声了。我哭，他们笑，有人给砍脑袋，他们也笑，他们简直真不是人。我马上就回来……我要他今天就让我走，我不想让自己的脑袋也给砍掉。”

外面一阵响动。那些围观的人让出一条路来。篱笆门一声嗯哑，她丈夫的步履声在门外停了下来，接着就进了屋。她白白浪费在生气和尖叫中的精力，浪费在耗子造反的屋里来回踱步，躲在关严窗后一边恨一边又要人爱要人接受，但总是被拒绝的满腔怒气，就全部发泄在她丈夫的头上了。

“映彤，我已经打定了主意。我今天就走。马上就走！”

他叹了一口气，坐在床上，用脚把开着的箱子推开，开始解鞋带。

“你听到没有？你听到没有？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玛格里特，你太神经质了。”

“神经质？你就会说这个，我神经质？你出了门，把我留在这里和这”——她向窗外一指——“作伴，过了昨天这一夜，谁还不神经质？我当初以为我们是到一个文明的国度来……谁知道你们原始野蛮，听他们取笑的……你骗了我，你是把我骗到这里来的。”

“我另外找到了一个厨子，”她的丈夫说，这时他已解开了鞋带（他因为要沿新修的铁路线走，蚂蝗太多，偶而还有毒蛇，因此不得不穿靴子，尽管皮鞋太硬，伤了他的脚指甲）。“他今天下午来。他曾经给一家比利时人做过饭，就是泰迪安家。”

“我要走了。你可以跟你的厨子呆着，反正我要走了。你非得给我去买下一班的船票不可，你听见吗？你一定要去。”

“玛格里特，你知道铁路已经不通车了，昨天晚上军阀在丰台枪毙了十二个工人。而且，”他补充一句说，“你们本国也在同德国人打仗，你回不去。战争没有结束之前没有轮船。”

掉进了陷阱，她到处都掉进陷阱，什么事情都使她掉进陷阱。玛格里特往椅背一靠，哭了起来。她的眼泪掉在信纸上。后来她又继续在这张泪水

沾湿的纸上把信写下去，描写当时的情景：

“现在他们终于来取脑袋了，村子里的无赖在前面敲着鼓。寡妇跟在后面，大声哀号，但是我知道她一点也不伤心，因为她没有掉眼泪。她看到我就停了下来，呆呆地看我，把手捂着嘴巴不让笑出声来。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告诉你们，他们不是人，我不想再呆下去了。战争一结束，我就回来。”

.....

“那么，就这一封？”我问道。

在一九五八年一个凉爽的初夏，我和哥哥子春一起坐在巴黎蒙帕纳斯车站的咖啡馆里，我把那封旧事重演的信叠了起来。摇篮里的哭闹小孩子是谁呢？也许就是我。这是那一年？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还是更早一些？信上的日期是三月十七日，但没有写明年份。可以肯定的，大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年。这信是我母亲写给她父母的，他们当时带着我哥哥子春在英国躲避战乱。

现在子春已经见老了，眼睛很近视，头发剪得短短的，衣着敝旧，他坐在我的对面，刚刚把这封过去的信交给了我。是他把母亲的信全都烧了，

只剩这一封，别的都烧了。

“你知道，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会要这些信……”

有满满一箱，整整一箱。子春在咖啡杯上面比划着箱子的大小。“妹妹，要是我早知道你要这些信，我就会保存的。但是那时候你还是个小孩子——我怎么知道你会要呢？”

“那没有关系。”

对过去的探索至此告一结束。唯一的收获就是这封信，没有再多的了。为什么把这封信保存了下来？也许这是当做一种象征，提醒你信已烧掉了，就象一撮骨灰，一束头发，从集体火化中捡出来似的。也许这是我们母亲在吃足了苦头以后得到的一种补偿，用歪斜的字体向我们尖叫，象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样骂我们，骂我哥哥，骂我。

“你该上火车了。我真想你能多呆一些时候。”

我看了他一眼。尽管人事纷扰，哥哥和我一向是很要好的。他说过，我们互相了解。但是我觉得这话不对，因为他肯定不知道我在冲动之下会干出什么事情来。而我也无法理解他选择的生活那样的狭隘。多年以来，我始终对他一事无成感

到奇怪。“你快活吗？”

“是的，我给自己找到些安慰……我快活。我
有用。我自问我是有用的。”

我们走到车站站台上，火车挤在一起，象牛棚里的牛一样，在污秽之中泰然自若，车站上的恶臭向我扑鼻而来。

子春说：“火车，火车，火车……如今中国火车准时吗？”“是的，准时的。”

“我听了很高兴，很高兴。记得吗？父亲对他的火车多么关心？父亲晚年一定很快活。他的一生就是铁路，是不是？有时我甚至觉得他看重铁路胜过他的任何一个孩子，肯定胜过我，他的儿子。他从来没有时间顾得上别的，是不是？”

子春木然地站在车厢窗户外面，向一个个掠过的车厢一一挥手。他的眼镜很快就变成茫然一片了，我又想起了厨子的脑袋。那封信在我的皮包里，那是我母亲满满一箱的信中唯一留下来的一封。

我在肮脏的座位上坐下来，我对子春哥哥感到又生气又怜悯，但无可奈何。把母亲的这些信全都烧了，而我却这么需要。这些信涉及到她在中国的一辈子，从一九一三年到天晓得什么时候，

至少到她父亲一九四〇年死去的那一年，这些信都是写给他的。母亲向她的父母——后来她母亲死了以后就向她父亲——这样不断写信一共有多久？在我的意识中，对母亲的最早的记忆，就是她趴在一张桌上，在纸上嗖嗖写信的情景。那时我就问：“妈妈，妈妈，什么是写信？接信的人怎么知道你要说的话？”我得到的答复总是：“别吵。你长大了就会知道！……”

哥哥把她的信全都烧了，她家的人没有别人还有信。我全都去找过了，在安特卫普，在布鲁塞尔，在洛万，他们给我的是记忆，他们个人的记忆，但是却没有信。蠢货，可怜的蠢孩子。受到伤害的孩子反过来伤害别人……但是他一向是那樣的，同一切伤害他的人一刀两断，逃避开去。但是除了面对现实之外，没有逃避的办法。这是我的性格，只有我有这种性格，子春没有。世界上好多人也没有。好多人都要想逃避现实，白白浪费光阴。

“那么你为什么不由你母亲把她的一生告诉你呢？她可以自己告诉你。”在布鲁塞尔森林铺着砾石的小径上，我的舅妈露西·丹尼斯推着她瘫痪的丈夫的手推椅，这么对我说。坐在手推椅中

的病人打着瞌睡，摆了一摆手。太阳光冷冷的，碧绿的池子里只有一只冗然不动的天鹅。这位病人原来是位将军，名叫亨利·丹尼斯，曾任比利时王国的国防大臣，是我母亲的堂兄。

“她有三十年不同我说话了。她一见到我就会想起她是不同我说话的。你知道丹尼斯家的人是怎样的。”

露西舅妈连声啧啧，表示同意。她看上去总是象个胖胖的西班牙女人。“是啊，玛格里特就是那样。我还记得他们告诉我，她父亲因为她去和一个中国人约会，把她关起来，她却把房门踢了一个洞……门板这样厚，但是她还是从门洞逃了出去。我当时只有七岁，但是我永远忘不了门上踢个洞的事。”

我想写一本关于我父亲和母亲的书，关于中国的书，有一天，这个念头化为行动，接着就象种籽一样滋生发芽，有了明显的形态，长成了一棵有许多分支的树。由于我本人也经历了充满变化和革命的年代，我也需要往后看，往家乡看，才能把我们这一代发生的改天换地的时代写出来。我不知从何着手，从何开始。对我来说，中国自然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还有我本人对中国的一些了解。